

种烟村的“领头雁”

□ 何晓殊

宽阔平坦的进村水泥路，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村民新居拔地而起，村民户户装上了电话，家家拥有冰箱、洗衣机，无不显示出这是一个崛起的、依托烤烟产业致富的山区小村——江西省乐安县戴坊镇仲溪村村民的幸福生活。提起如今的好日子，村民一致称赞，那就是村里有个好的“领头雁”——烤烟支书陈华章。

早在1999年，在村里文化程度还算高且有着灵活头脑的陈华章正在深圳打工，却被戴坊镇党委硬生生地“请”了回来，任命他担任仲溪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仲溪村村民除了经营几亩薄田外，别无长物，村集体负债30多万元。带着领导的重托、村民的期望，陈华章面对村中的困境痛下决心，一定要改变村里的贫穷面貌，使父老乡亲尽快脱贫，让村集体经济壮大起来。

思路决定出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召开了村委班子及村里全体党员

大会，会上制定了“取信于民、艰苦创业、带头致富”的工作思路，同时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分析村里的现状，在村中的田间地头、南华北岭转动谋划，寻找发展之路。当时正逢县委、政府发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广烤烟生产，促农民增收”的号召，他结合本村的气候、土壤条件特点决定走“烤烟兴村富民”之路。可曾受过烤烟种植失败创伤的村民，根本没有人愿意拿钱赌在烤烟生产上。为了让村民摆脱阴影，他组织村干部和部分党员带头试种，自己则率先垂范栽种了6亩烤烟。他集中精力、劳力进行管理，不时向县、镇的烟技员学习请教。烤烟的长势、施肥的品种及数量、天气变化的影响他都一一记录下来，尽量积累经验，掌握烤烟生产的第一手资料。还自费订阅《烟草简报》、《烟草科技》等报纸杂志。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的6亩烟叶大获丰收，细细一算，一亩烤烟年收入竟然相当于8亩水稻的年收入，村委其他的党员干部烤烟收入也同样可观，这使他更加坚定走“烤烟兴

村富民”之路的决心。

面对第二年的全村108户村民加入到种烟行列，他要求村里的党员干部像他一样，人人都成为宣传员、组织员、帮扶员、烟技员，采用片区负责制，明确责任人，做好各片区烤烟生产各个环节管理的技术宣传及帮扶指导。特别是在烤烟时，他和村党员干部更是日夜不离地巡逻在各片区的烤房边，帮助村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了让村里的烤烟产业不断壮大，他经常组织村里的骨干到外地学习，引进了配方施肥、喷洒抑芽等烟叶生产新技术，同时，制定出“烤烟栽种集中连片”的措施，让全村烟叶集中栽种在某几个区域，这样既便于排灌，又便于村民互相学习，更便于统一杀虫管理。并在村中兴建了50多座双炉热风循环烤房，这样既减少了劳力，又保证了烟叶质量。该村一跃成为乐安第一个产烟千担村，全村80%以上的村民都参与发展烤烟生产，每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100多万元，创税20多万元，村民逐渐富裕起来，村集体经

济也不断壮大。群众种烟积极性空前高涨，村民也由衷地说：“支书为我们选准了致富路。”

在村中的烤烟生产不断做大做强的同时，陈华章不忘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进村的泥泞路严重制约了本村经济的发展，他在刚刚好转的村集体经济中挤出资金18万元的情况下，又通过跑资金、争项目，让村民不出一分钱便把4公里长的进村路修成水泥路，还把程控电话、有线电视全部引进了村，同时，在村中兴建了休闲场所、文化活动中心，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得以完善。

如今的仲溪村处处充满着生机与活力，贫穷面貌彻底改变了，文明之风扑面而来。付出总是有回报的，陈华章也先后荣获“省优秀农村基层干部”、抚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支部书记”、“农林水系统‘十大’榜样”等称号，去年，他再次当选全县“十佳党支部书记”。

“中华牌”卷烟问世探密

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写的一份批文上写道：所有党政军人员不要用外国外商的纸烟，亦最好不吸私营卷烟。同时，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做的纸烟质量总比外国人制造的要差，要搞一种较好的烟出来，我们应该有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

“生产中国人自己的最好的卷烟品牌！”这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对卷烟行业的一个期待。此时，最有资格和能力承担这一任务的无疑要属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因为从官僚资本转为人民企业之后，经过一系列的改组、合并，中华烟草公司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研发能力都有了显著增强。于是，在1950年底，上级部门将“生产中国人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的重任交给了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时任华东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接到任务后，中华烟草公司立即组织精干技术力量，精心研究设计卷烟配方。朱尊权院士当时就是配方小组的重要成员。当时，中华烟草公司组织以厂务科科长王承翰为主、由丁瑞康和他组成小组，承担起了中华烟叶组配方等具体工作，共同研究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等。经过中华烟草公司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精心研制，三个月后，样烟的配方终于顺利完成了。据原中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曹达回忆，做样烟时，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他曾连续两天两夜都吃住在厂里。样烟做成后，由汪道涵专程送往北京，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评吸。中央领导评吸后，一致对样烟给予了高

度评价。因为当时公司的名称是中华烟草公司，于是就提出这个高档卷烟品牌应顺乎其名，就叫“中华”！这个大气、响亮而且极富民族特色的名字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于是，中华卷烟品名由此诞生！

有了“中华”这个响亮的名字后，中华烟草公司委托华商广告公司负责代理，花100元人民币在《解放日报》上征集商标图案。广告刊出后，投稿人很多，其中以华东美协秘书长设计的商标最好：商标正面是天安门城楼，深红全底加上五颗金色五角星，两旁两个大华表，下面用金水桥相连接，上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五个大字，背面是一个有底座的大华表，中间印有“中华牌卷烟”

1951年1月，“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正式投产。1951年2月12日，上海出版的《烟业日报》第一版左上方刊登“中华公司开始供应中华牌卷烟”的消息。该报称：华东工业部中华烟公司经过相当时日研制的中华牌卷烟现已正式出品。该卷烟品质优越，较飞马牌、双斧牌、腰鼓牌等产品更胜一筹。即日起大商行可逕向该公司江西路业务科洽购，每条老币四万元（当时高档外烟“白锡包”每条老币为5.48万元）。中华牌卷烟上市一炮打响，与“白锡包”相比，品质更胜一筹，受到市场追捧。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高档民族卷烟品牌，中华牌卷烟很快就取代了当时市场上的高档卷烟“白锡包”，从此长期位居中国高档卷烟品牌的榜首。

许毅强：不爱香烟爱烟盒



□ 东阳

对许毅强的收藏量而言，地上铺的这些只是“冰山一角”。香烟抽完，烟盒多半被主人随手扔了。然而，在许毅强的眼里，这些烟盒可都是宝贝，如果哪天在街上“邂逅”并得到一个从没见过的烟盒，他可以高兴一整天。

13年来，许毅强共收藏了一万四千余种不同的烟盒。在专业人士的口中，烟盒被称为“烟标”。在烟标的世界里，他研读人文、钻研历史、细品设计，小小的烟标也被他玩出了历史的厚度和深度。

平生只有两大好 半为医学半烟标

许毅强是画水镇许宅村金钩人，今年42岁，是老中医院针灸科医生。

“我这一生有两大爱好，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就是收藏烟标了。”许毅强说，对烟标产生兴趣是在十多年前，有一次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烟标，就收藏了起来，从那之后，他就渐渐萌生了兴趣，看到不同的烟标，他都会收藏下来。

刚开始，对别人的烟标“一见钟情”时，许毅强还不好意思讨要，但最终许毅强心底的收藏兴趣战胜了难为情。随着烟标越积越多，他就将家里的墙壁贴成“烟标”墙。时间久后，烟标已经超出墙壁的“负荷”范围，许毅强就将众多烟标进行了细分，分门别类装到了文件夹中，如今，这些装满烟标的文件夹已有200来个，占据书柜的半壁江山。

亲戚朋友总动员 不惜高价求烟盒

为了收集各种烟标，许毅强煞费苦心。逢年过节，许毅强必然是低头走路的。为啥？就是看看地上有没有“漏网之鱼”。“过节时，外出的人都回乡，外地的烟也多，所以是收集烟标的有利时机。”许毅强说。

有时，许毅强也会借工作之便收集烟标。在他的办公室，放着很多空香烟盒。如果看到病人的烟标是自己没见过的，许毅强就会向他们讨要，然后用备着的空香烟盒给病人装香烟。到外地出差时，许毅强也常常会大街小巷地寻找不同的烟标。

个人的力量毕竟渺小，许毅强能收集到如此多种类的烟标，他的亲戚朋友功不可没。知道许毅强的癖好后，他的亲戚朋友每次到外地去出差，临行前总会到他这里先摸摸底，出差回来时总能给他带回不同的烟标。

许毅强不是烟民，为了收集烟标，“买椟还珠”的故事虽未曾在上演，但他常要花钱买一些“奢侈烟”。有一次，他跟妻子到江苏去旅游，看到有款烟标自己还没有，正想买，但一问香烟的价钱要150元每包，他正犹豫不决的时候，妻子斩钉截铁地说：

“买！”

这些年下来，许毅强在烟标上的投入也有好几十万元。“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也走不到现在。”许毅强说，现在连他12岁的女儿都经常帮他收集烟标。

多次赴杭抗标友 以诚感人换烟标

除了亲朋好友，许毅强另一个收集烟标的渠道就是跟“标友”交换。

在网上，许毅强认识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标友，他们常常互通有无，交换烟标。这些标友不做买卖，只做交换，而且交换的原则是同时代烟标互换。

在许毅强的印象中，最难的就是有次与一位杭州的标友交换“旗鼓”烟标。“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烟标，”许毅强说，他小时候曾看到过这种香烟，几经打听知道杭州的一位标友有这么一款烟标，他就找出自己收藏的二三十个同时代的烟标找标友交换。谁知，这些烟标那位标友都有。于是，交换只能不了了之。

但许毅强没有死心，每次到杭州，他总要跑到那位标友家里“骚扰”。几次下来，那位标友被许毅强的诚心打动，给了他一个“旗鼓”烟标。

品牌上写满记忆 烟标中岁月悠长

翻开许毅强的收藏，各种各样的烟标琳琅满目，十二生肖烟标，“90”、“888”等数字烟标，“齐鲁”、“豫东”等方位烟标，玫瑰、牡丹、茶花等花卉烟标，“1997”等绝版烟标应有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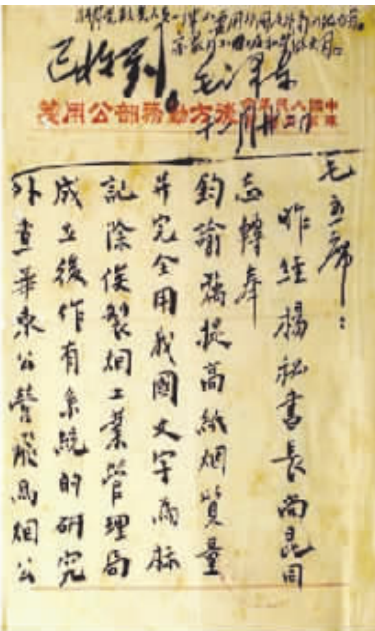
当然，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外国烟标。光是“万宝路”，就有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没有一张是重复的。还有美国骆驼、韩国爱喜以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烟标让人大开眼界。

截至目前，许毅强收集有美国、韩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巴西、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的烟标。

翻开一个个烟标，许毅强如数家珍：“这是我收集的历史最悠久的‘白猫’牌烟标，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产的；这是‘芒果’牌香烟，是河南新郑卷烟厂生产的，据说是毛泽东将外宾送给他的一个芒果转送给了新郑卷烟厂的员工，新郑卷烟厂为了纪念这一事件专门设计生产的；这是《红楼梦》里的金陵十二钗；这是为了纪念香港回归的‘1997’牌香烟……”

许毅强说，烟标本身就是历史的载体，一枚烟标在手，可从标面上分析出生产年代、历史背景、经济状况、印刷水平、经典故事等信息。

为了弄明白烟标上的人物、典故，许毅强常常追根溯源，查阅资料。“收藏烟标增长知识，这是收藏的一大乐趣。”许毅强说。



□ 唐为昌

曾有一位品牌学专家对中华卷烟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华卷烟绝对拥有“国内第一”的高贵血统，它的诞生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是一项政治任务。是的，中华牌卷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它那充满传奇、神话般的一生。

上海是中国近代卷烟工业的主要发源地和卷烟工业中心，新中国成立以前，全国60%以上的卷烟工厂集中在上海。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卷烟市场依然是英美烟公司的卷烟产品唱主角，顾中烟公司的产品销量曾一度达到上海地区总销量的90%。尤其在高档卷烟市场领域，顾中烟公司的“白锡包”一直占据着垄断地位。为了弘扬民族志气，体现国营企业在卷烟工业领域的领导地位，1949年11月22日，毛主席给中央人民政府食品

睹‘吸烟’之随感

□ 新华

烟，吸与否其表达可以说复杂纷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结语无疑是：难以言表。然，吸烟又易所谓上瘾，现在医学的诠释——对尼古丁的依赖。烟燃烧所产生的“毒”对吸烟者及环境均有所危害，其危害度自然以吸者为甚，给环境也沾上“二手烟”之标签。

所谓“危害”之产生其实也很自然。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尘境中的任一“举”或“缘起”均是对原状态的一种“非常道”，是对已存“共享规定或规范”的另一种(或新的)诠释，势必对执着者是一种冲击。当其“作用”强度超过一定的阈值时，所谓“被伤害者”难免不申冤，以平伏其心动；其若众，则可能玩所谓声讨之游戏。幼学常识曰：存在是合理的；怎样睹读该吸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人；任何一件事要粉饰或贬谪其，其所谓理由可以说俯拾皆是矣。为什么如此说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一“物”均可以从各个视角睹读，而众相平等可能是我们经常无意或故意疏忽的一个问题！

现在笔者仅是从“吸烟”视画中欲

道道——其缘起和愈烧愈旺之我读。

对于吸烟者的首次吸烟来说，其视画也可用像存万千，但其中有一点可能均相同，即“新”也！可以说它是一种“举”，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对于每一个新烟民来说，几乎第一口烟均是一莫名其妙之举，可以说“举”对玩此游戏及背景支撑的知识了解贫乏或不该基维，如：a吸烟的“名”之规范；b目标何也？c尚存之途径存几？d怎样自由的出入，以及此举的立破等等，可以说考虑甚微。如此的纸漏，生存画无一不素常呈现过程编辑、编辑过程矣。

“名”之模糊，其后“燃起”的操作“置”尘境，“画”之芬葩确实难以言书。再者，“举”之“新”对自身和环境之“破”，若欲“放下”经常呈现须“买单”也！那么，其“舍得”的摆平或其“共享”之圆融，可以说甚难穷尽矣。出现的“画颜”无不有：吸烟者的“执”、周界的“抑”；无言和喧闹；弱与强；等等，这几乎不是吸烟与否的问题，而是演绎“举”所谓吸烟，道说其能诞生何许“颜画”及芬艳了。回睹之，结语：好耍矣！

吸烟对于操作者最大的兴趣莫过于它似乎存在这样一种效应，即遇事众选择中诞生一选择法！人在尘境难得不

遇事，随遇而安不仅是任何生之期望，也是当且仅当！到底怎么操作或曰关节点何也？即第一感觉的提取！为什么如此说呢？让我们回睹诸吸烟之视画(可能对历经者而言更清晰)，遇众相熙攘、只物法众、闲得无聊等易显吸烟之“举”，因为此时境莫名其妙地素常燃起“举”之欲，由于“尘境的显表达是在当下的共享规范下演心幻”(但众相平等、诸法无别；即心即佛)，然，诸多操作选择莫衷一是，怅然矣。我们知道形置时域不得不拿出一中所谓“形”显，咋办？总算诞生了所谓“抽烟”。

吸烟它能摆平的事情有：纷繁的头绪(提取一项)、游戏的出入重选等等。实际上“抽烟”的置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无不是玩了一次——从两“人”到“三”人之游戏矣。

二人行(形)要和谐，背景支撑俗曰“仁者爱山”，亦即集团的二生均存与山“交友”之感悟——小我矣！如此尚能演绎所谓心相印、心照不宣、心领神会等等。

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这样诠释也好理解，其中动态的一人充当了杠杆动态的支点，如此无疑有平衡、放大、缩小你我各相之效果。